

石崇「士當身名俱泰」辨*

陳慶元**

(收稿日期：104年1月5日；接受刊登日期：104年3月25日)

提要

西晉士人奢靡之風盛，石崇以其於史料文獻中的行徑，向來被視為當時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尤以《晉書》載「士當身名俱泰」一語，更坐實了如此的形象。但細究此言之背景與形成原因，可發現所謂的「身名俱泰」說，並不宜將之單純而武斷地做為奢靡生活的露骨告白，而應與石崇個人性格心理的養成，以及西晉的政經文化環境結合，做更為深入的探討。本文認為：石崇所言之「泰」，實則包含生理和心理兩個層面的「安適」。石崇在家庭因素與西晉惡劣的政治環境中要謀求「安適」，其選擇的路徑是鞏固政經地位乃至建立文化名聲，是故以豪奢行徑彰顯經濟地位；依附權臣賈謐而組「二十四友」，以確保政治地位；再以政經實力召集文人舉行了「金谷會」，成就其文化地位。然而在政經文化地位的「現實之泰」實現後，卻因石崇追求任性重情的「內心之泰」而兩相衝突，導致自身的敗亡。見微知著，從對石崇的探討當可擴及西晉士人，進而理解在那樣的濁世中，士人的處世心態與時代意義。

關鍵詞：石崇、世說新語、汰侈、二十四友、金谷會

* 本文為筆者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第二十次會議——合古今中外而治之：紀念周法高先生百年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年11月)中宣讀之論文：〈《世說新語·汰侈》石崇「士當令身名俱泰」說探究〉刪改修訂而成。特此感謝會議主辦單位、講評人與兩位論文審查委員。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緒論

西晉時期任誕頹放的士風一向為人所詬病，其中又以石崇為「奢靡」一類之代表性人物，這顯然受現存史料中所載石崇事多與此相關而影響人們的觀點。其中尤以《世說新語·汰侈》中，與石崇相關之條目便占去大半，造成了讀者既定的印象。¹石崇的豪奢自不待言，但評論者或也有未能更深入探究其行為模式的成因，而常以刻板印象批評之嫌。²事實上，一則常被引用的史料是值得玩味再三的：

（案：石崇）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³

此則文獻概可分三部分分析：其一，石崇、王敦入太學，石崇以顏回、原憲自勉，頗有「有為者亦若是」之嘆，證明了即使是玄學與任誕士風盛行的西晉時期，儒學仍根深蒂固在士人心中。⁴其二，王敦以子貢比石崇，而非眼前所見令石崇嗟嘆之顏回、原憲，由於子貢是孔子弟子中最為富有的，⁵由此證明石崇當時財富已頗多。最後，石崇對王敦之諷言有所不滿，認為身為士人應使自己「身名俱泰」，怨王敦以「君子固窮」為處世之道。「甕

¹ 《世說新語·汰侈》共十二則，其中與石崇相關者便占了七則，分別是：1、2、3、4、5、8、10 則。第 3 則雖以王濟「以人乳飲豚」事為主，然末言「王、石所未知作」，「王」指王愷，「石」則是石崇，亦表明了石崇豪奢之處世態度。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3 年），頁 878。本文以下所引《世說新語》文獻，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此書。

² 如李建中便言：「在『清流』與『婦人』之間，這便是石崇，也是金谷中人的真貌。」意似指石崇與其羽翼無非是藉山水附庸風雅，或是沈溺美色之徒。見其著《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86。

³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7。《世說新語·汰侈》第 10 則亦有類似記載，原文為：「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出處同註 1，頁 884。兩筆文獻雖有文字上的差異，其意並無二致。

⁴ 如袁濟喜說：「西晉時期，雖然玄學盛行，社會風氣奢靡浮夸，但對普通的文人來說，儒學仍然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見其著《魏晉南北朝思想對話與文藝批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43。

⁵ 《史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及說明子貢善於貨物買賣，以物價賤時買進貯之，價貴時賣出，因而致富。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宏業書局，1972 年）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頁 883。

牖」為原憲事，見《莊子·讓王》⁶，原為表現原憲安貧樂道的處世態度。這表示石崇雖以顏回、原憲自勉，然無法忍受貧苦之生活條件。且從語意來看，王敦實以子貢而非原憲比石崇，已有彰顯石崇富有意，而石崇之所以以「甕牖」事回應，若非弄錯了典故，那便表示在石崇眼中，即使如子貢之富都未能看得上眼。

無論是弄錯典故抑或輕視子貢，都表示石崇當時定有相當程度之經濟地位，再輔以史料中石崇事跡，石崇為後世目為豪奢之徒其來有自，然石崇以「士當身名俱泰」一語似道出其處世態度之緣由，卻不能不細細探究。

石崇所言之「身」與「名」，蓋泛指自身生活與名聲，此點應無疑義，然「泰」字的提出倒值得細究。《說文解字》言：「泰，滑也。」⁷引申有「滑利」之意。而《廣雅》言：「泰，通也。」⁸有「通達」之意。而《周易》言：「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⁹由上述「泰」之釋義衍生出來有「安適」、「美好」、「寬裕」、「奢侈」等意涵，¹⁰但因語出石崇，故一般於「名」部分則取美好義，而「身」部分則多以寬裕奢侈義解之，而少取「安適」義。

我們當然可以解釋石崇藉生活之豪奢求得生理之安適，此點自不能否認。但若僅以豪奢之生活如何能得名之「美」？而石崇以豪奢求取身之安適，除了生理需求外，是否可能有心理因素？此心理與西晉環境與文化是否關連？石崇的表現除眾人抨擊的表象外，是否仍有值得理解與深究處？本文欲藉由史料的呈現與石崇為數不多的作品，試圖探究其行為與心理，雖無意為其翻案，但冀望對其有更清楚的認識，不致為成見左右。

⁶ 原文為：「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年）卷九下，〈讓王第二十八〉，頁975-977。

⁷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樹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第十一篇上二，〈水部〉，頁570上。

⁸ 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卷一上，〈釋詁〉，頁36。

⁹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周易正義》卷二，〈泰〉，頁41下。

¹⁰ 參考自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聯合出版，1995年），頁1577-1578。

二、豪奢之行徑與心態

綜觀歷來對石崇印象，首要便是其豪奢行徑。然而細究史料，關於其豪奢行徑載於《晉書》者，有以下數端：

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¹¹

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恍然自失矣。¹²

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¹³

餘為《世說新語》及劉孝標注所記，然多與《晉書》相類，以下所列為《晉書》所未載，如〈汰侈〉第二則：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

此則有劉孝標注：

《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¹⁴

¹¹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1006。

¹²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1007。

¹³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1008。

¹⁴ 以上兩段引文出處同註1，頁877-878。

又〈汰侈〉第八則劉孝標注：

《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¹⁵

石崇豪奢情事，自無須辯駁，然值得探究的，一為石崇的行徑於西晉當時是否屬偶發？二為此行徑究竟為石崇之身名求得了如何之「泰」？關於前一問題，有相當的史料證明了石崇不過是西晉眾多染豪奢之風士人的其中一員。關於西晉士人豪奢之例實不勝枚舉，如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¹⁶，其子何劭「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¹⁷。賈謐則「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¹⁸，其姪賈模「貪冒聚斂，富擬王公」¹⁹。又如王濟「金溝」、「以人乳蒸肫」²⁰事、劉琨「素豪奢，嗜聲色」²¹、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²²、王愷「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²³，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傅咸便上書武帝直陳西晉國力衰退乃因士人普遍豪奢所致，²⁴成公綏與魯褒皆曾為此風氣作〈錢神論〉諷之，魯褒原文較長，茲列成公綏原文如下：

¹⁵ 同註3，頁882。

¹⁶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何曾〉，頁998。

¹⁷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何曾附何劭傳〉，頁999。

¹⁸ 同註3，《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賈謐〉，頁1173。

¹⁹ 同註3，《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賈謐附賈模傳〉，頁1176。

²⁰ 王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見《晉書》卷四十二，同註3，〈列傳第十二·王渾附王濟傳〉，頁1206。

²¹ 同註3《晉書》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劉琨〉，頁1681。

²² 同註3，《晉書》卷九十三，〈列傳第六十三·外戚·羊琇〉，頁2411。

²³ 同註3《晉書》卷九十三，〈列傳第六十三·外戚·王愷附王愷傳〉，頁2412。王愷另有與石崇爭富事已如前述，見註12。

²⁴ 《晉書》載：「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見同註3，《晉書》卷四十七，〈列傳第十七·傅玄附傅咸傳〉，頁1324-1325。

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已。執我之手，說分終始。不計優劣，不論能否。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言：「錢無耳，何可聞使？」豈虛也哉？²⁵

可見豪奢之風瀾漫西晉一朝，石崇實助長此風，但若將罪責全歸一人，則有偏見之失。且豪奢之風非自晉始，曹魏時期已然如此，正始年間，夏侯玄與司馬懿議政時便說道：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彫刻之物，不可得也。²⁶

證明曹魏社會風氣已有流於浮靡之傾向。而司馬炎本人早期雖「厲以恭儉，敦以寡慾」，但「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²⁷，且以帝王之姿參與石崇與王愷爭富事，²⁸上行下效情況難以避免，實助長了當時奢靡風氣。²⁹

此外，士人豪奢之基礎，乃在經濟條件。石崇財富之來由，因《晉書》載其「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故多認為以此致富。然而石崇之巨富實無可能僅來自於此，有學者論述其來由為武帝平吳後，石崇等人將吳人所積中飽私囊，可聊備一說。³⁰然更有可

²⁵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全晉文》卷五十九，頁1798上。魯褒原文見《全晉文》卷一百十三，頁2106下-2107下。茲引文句以見其概：「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賢，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本文以下所引文作，如非特別註明，皆據此書。

²⁶ 晉·陳壽：《三國志》（台北：樂天出版社，1974年），卷九，〈魏書·諸夏侯曹傳第九〉，頁297-298。

²⁷ 同註3，《晉書》卷三，〈帝紀第三·武帝〉，頁80。

²⁸ 事已見註12。

²⁹ 可見王夫之言：「晉武之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讖緯，增吏俸，崇寬弘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已糜爛，而人心猶繫之。然其所用者，賈充、任愷、馮勗、荀勗、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即以張華、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愨不畏死；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而不敵群小之貪訛；是以強宗妒后互亂，而氐、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立，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認為司馬炎行事與施政無誤，只是錯用小人，僅譏其用人失當，是不夠全面的論斷。語見《讀通鑑論》（樹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卷十一，〈晉〉，頁350-351。

³⁰ 曹道衡與沈玉成言：「崇以豪富稱，《世說·汰侈》屢記其事。史學家多以崇在荊州劫掠而致富。然其與王愷爭富《世說》、《晉書》皆記晉武助愷，則崇在任荊州前已成豪富。而傳又言其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云云。貲財鉅萬，其來安自？《晉書·食貨志》載，『世祖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於是王君夫（愷）、武子（濟）、石崇等更相夸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寶』，王濟、石崇皆預平吳之役，吳人數十年生聚所積，多入此輩私室，不言可喻。」見兩人合著：《中古文學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21。

能的是合法途徑，武帝在平吳之後頒行「占田法」，其中官員依品秩可占田與蔭人，其內容為：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貴、殿中武貴、持椎斧武騎武貴、持鉞冗從武貴、命中武貴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³¹

占田法如此內容，已使官員們大受其惠，為世家大族的蓬勃營造了有利契機，石崇當然也是受惠者之一。有學者考證，石崇的莊園多建立在占田令頒佈後，且從事多角化的經營，³²這顯然證明占田法對於石崇致富起了決定性的因素。而官員日益膨脹的經濟實力，使得這些世家大族有恃無恐，對法令的限制逐漸視若無睹，大肆逾矩占田占客，朝廷實際上根本無力管轄。³³如此的結果造成了君臣勢力天秤的傾斜，當士人擁有愈多的經濟實力，政治地位便益發穩固。³⁴我們都清楚，從魏末至西晉的混亂局面，使士人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許多懷抱節操不肯與當權者妥協的悲慘下場，使士人逐漸理解到要想在亂世安身立命，單憑抽象的理想與節操是靠不住的，³⁵必須有足以與當政者抗衡的具體力量，這個力量首要便來自於經濟實力。而經濟實力的高低必然要透過口耳相傳的表現，才能在政治圈擴散開

³¹ 同註3，《晉書》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貨〉，頁790-791。

³² 參見鄭欣：《魏晉南北朝史探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33-134。

³³ 唐長孺言西晉「對於貴族官僚的土地限制完全是空文」見其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44。而在高敏主編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中，從《晉書》記李重上奏之言「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見同註3，《晉書》卷四十六，〈列傳第十六·李重〉，頁）判斷：「以世族地主的情況來說，他們並沒有按照占田法令規定的允許占田限額去占田，而是往往逾制占田占客。」見《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33。

³⁴ 故筆者並不贊同蘇紹興的論點，其說法謹列如下：「兩晉南朝世族維持其政治地位之各種因素中，經濟因素絕不重要。政治地位之盛衰與經濟力量之消長，關係極微。」見其著《兩晉南朝的士族》（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頁54。

³⁵ 羅宗強認為西晉士人的心態轉變來自於竹林名士的悲劇性結局，他說：「嵇康被殺、向秀失圖，現實的激烈的政爭，十分生動地說明個人欲望的自我節制使自我返歸一種寧靜的自然的人生，實際無法做到，嵇康道路，阮籍道路，全都走不通，這就給了士人社會一個明白無誤的訊息：自我節制欲望，既行不通，亦無意義。」見其著《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頁239。

來，以穩固自己的地位，過份的豪奢行為成了最簡單且流行最迅速的表現方式。於是一旦有人如此，便會競相效仿，最後成了惡性循環下無法遏抑的風氣。我們似乎可以認定這是一種在變態環境下產生的變態心理，正如精神分析學家卡倫·荷妮（Karen Horney）所說：「病態地追求權力、聲望和財富不僅是用來作為反對焦慮的保護所，而且用來作為被壓抑的敵視得以發洩的渠道。」³⁶這種心理是負面的、逃避的，無法也不必為其開脫，然而我們若易地而處，當能瞭解如此豪奢行為背後不單只是享受「生理之泰」，更是藉由經濟能力之名聲散佈，從「名聲之泰」求得「心理之泰」。不只是石崇，大部分走類似路線的西晉士人或許皆是如此心態。

上述所論為西晉士人的普遍現象，然若聚焦石崇本人，還可發現其豪奢行徑與個人因素有密切關係。事實上，石崇早先並不似王夫之所評是「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³⁷，《晉書》言其「少敏惠，勇而有謀」，「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入為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且「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³⁸，可見石崇並非一味炫富，不學無術之人。其兄石統忤扶風王司馬駿，石崇曾上表救兄。惠帝即位，以外戚楊駿輔政，楊駿以大開封賞之名行結黨營私之實，石崇與散騎郎何攀共奏於惠帝，對大開封賞事期期以為不可。從兩事可見石崇甘冒大不諱之膽識（此膽識或許來自於顯赫之經濟實力亦未可知），而表、奏內容邏輯清楚，論理精到，亦可見其文才。³⁹

那麼，如此的石崇，為何又與「豪奢」連結呢？

史料證明，石崇豪奢行徑之心理狀態，可能早在其年少時期便已埋下種子。石崇父石苞有才幹，深受司馬師、昭、炎三人器重，然其人「好色薄行」⁴⁰，兄弟排行最小且年幼的石崇在父親行徑耳濡目染下，很難不受其影響。且關鍵在石苞臨終分配遺產與諸子，獨漏石崇一人：

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⁴¹

³⁶ 卡倫·荷妮（Karen Horney）著，陳收譯：《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頁110。

³⁷ 同註29，《讀通鑑論》，卷十一，〈晉〉，頁350。

³⁸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1004-1006。

³⁹ 以上二事及表、奏內容因文長不錄。參見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1005-1006。

⁴⁰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頁1001。

⁴¹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1004。

陳長琦在論述兩晉南朝家族現象時，以石苞分產之例，認為「家族在析分過程中，也均分了家族的財產，破壞了家族經濟統一的因素」⁴²，問題是石崇顯然並未在這樣的家族析分中得利。石苞為何獨苛么兒？實不得而知，僅以「後自能得」做為未分財產予石崇的理由，雖然日後石崇以其官職品秩與掠劫商客種種方式果然「自得」，但父親未能公平對待的實情怕早已在其心中造成陰影。精神分析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曾說：「人類都是在追求著想要成為征服者，想要超越並壓垮別人的目標。這種目標是早年訓練的結果，也是覺得自己在家庭中未曾受到平等待遇的兒童努力奮鬥，拼命競爭的結果。」⁴³如果石苞分產事果然對幼小的石崇有所打擊，那麼石崇日後的斂財與豪奢情事，其心態便與阿德勒說法不謀而合。孩提時的不安，造成長大成人後亟欲尋求心理上的安定。說得嚴重些，石崇的豪奢是自卑心態下轉變成自傲，他不見得真想成為阿德勒口中的「征服者」，但力求高於眾人的表現以求穩固的地位，的確也暗合了他所說的「泰」。

綜上所論可知，石崇經豪奢行徑所求「身名之泰」，是緣於歷史環境、士人風氣與個人心理因素的。或許如此行徑的確為其物質生活求得了舒適、優渥之「泰」，但追根究底來說，此行徑換來的心靈「安適」，也就是心理之「泰」，應該才是石崇的根本目的。

三、由政經到文化實力

石崇豪奢行徑所獲心靈之泰畢竟純屬自我心理的寬慰，若不能落實在現實中，終屬枉然。經濟的優勢實為石崇打下了深厚基礎，但在當時的環境下若僅靠經濟實力，顯然仍有不足。於是石崇便需在現實其他領域建立自己的「名」，以求取更為穩固之「泰」。卡倫·荷妮（Karen Horney）在論及過份追求聲望的精神病患者時說到此種人的特徵：

屬於這一類（案：聲望的追求）的神經症患者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強烈需求，那就是迫切地給他人以印象，以贏得稱讚和尊重。他幻想給他人以美德或智慧或某些傑出的成就的印象；他極為奢侈地、引人注目地揮霍金錢；他將必須有能力談論最新的書籍和戲劇，認識一些傑出的人物；他將不會有任何人作為朋友、丈夫、妻子、雇員，如果這些人不稱讚他的話。他的整個自尊都是建立在讚揚的基礎之上的。⁴⁴

⁴² 陳長琦：《兩晉南朝政治史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46-47。

⁴³ 阿德勒（Alfred Adler）著，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台北：志文出版社，1992年），頁130。

⁴⁴ 同註36，頁114-115。

本節皆下來所論的石崇便與此說極為相符。只是在當時類似的心態與作為已成氛圍，石崇並非孤例，學者王欣針對此現象論道：「中古時期的家族競爭是有其內在邏輯的：運用政治權力去擴大經濟權力、文化權力；運用經濟權力去支撐政治權力，運用文化權力去鞏固和彰顯政治權力。」⁴⁵石崇在豪奢行徑所彰顯的經濟實力穩定後，便如王氏所言在政治與文化採雙管齊下的方略，實踐了所謂的「身名俱泰」。

如上節所言，石崇並非如一般所論是卑佞昏昧之徒，相反的，他還曾諫斥當道。而從石崇僅存的少數詩文中，亦可見其政治抱負。〈許巢論〉中以虛構與客答問的手法論許由、巢父拒堯禪讓之事道：

蓋聞聖人在位，則群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合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皋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⁴⁶

表面上讚許許由、巢父的廉讓無為，實則從石崇所論「聖人」在位的政治舉措，可看出石崇對於為政之道是有其理想的，而且是儒家式的政治思考。同樣的態度亦表現在對晉室歌功頌德的〈大雅吟〉中：

……啟土萬里，志在翼亮。三分有二，周文是尚。於穆武王，奕世載聰。欽明沖默，文思允恭。武則不猛。化則時雍。……⁴⁷

原詩大部分篇幅為對司馬氏過份的恭維，然上述詩句卻仍可看出對儒家聖王的孺慕之情與德化之思。又如〈楚妃歎〉，詩序言歌頌楚妃樊姬之因乃其「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詩中讚嘆楚妃輔國之大業：

……猗猗樊姬，體道履信。既紬虞丘，九女是進。杜絕邪佞，廣啟令胤。割歡抑寵，居之不吝。不吝實難，可謂知幾。化自近始，著於閭閻。光佐霸業，邁德揚威。群后列辟，式瞻洪規。譬彼江海，百川咸歸。萬邦作歌，身沒名飛。⁴⁸

⁴⁵ 王欣：《文學盛衰的權力因素：中國中古文學場域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8。

⁴⁶ 同註25，《全晉文》卷三十三，頁1651上。

⁴⁷ 遠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晉詩卷四·石崇》，頁641-642。本文所引詩作，皆據此書。

⁴⁸ 同前註，《晉詩卷四·石崇》，頁642。

從上述三段文字可證明，石崇雖身處西晉玄學盛行且風氣浮靡的時代，其政治思考仍帶有典型的儒家色彩，正如學者袁濟喜所言：「西晉時期，雖然玄學盛行，社會風氣奢靡浮夸，但對普通的文人來說，儒學仍然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⁴⁹石崇本非玄學中人，其甥歐陽建所主「言盡意」論又與玄學主流「言不盡意」論背道而馳，石崇本人對於「名」的流傳又極為重視，在〈答袁腆詩〉中有「贈爾話言，要在遺名。惟此遺名，可以全生」⁵⁰的詩句。更明顯的，石崇言「士當身名俱泰」，面對顏回、原憲時作了「同升孔堂」之嘆。這些都證明了石崇的處世思想是以儒家為本的，對實際的政治地位也就益加重視。然而在司馬政權假名教之名行剷除異己之實時，便意味著朝廷中「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走向，這使得一些本有濟世之志的士人如張華、陸機等人也未能堅守節操。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便言張華所作〈鷦鷯賦〉雖有知足之止之心，「乃周旋邪枉之朝，委蛇危疑之地，以殺其身，可謂能言不能行矣」⁵¹；而對陸機等人則言「潘岳、石崇附賈謐，望塵而拜，不待言矣。而劉琨、陸機，亦皆附謐，在二十四友之數。……晉少貞臣如此」⁵²。在如此「政失準的，導致士無特操」⁵³的情況下，士人要想出頭，就必須重新檢視自己的政治態度，學者寧稼雨評斷此時的士人處境時說道：「司馬氏奪取政權並不意味著整個士族都成為政權的核心，而是意味著他們又要捲土重來，繼續為政治出頭而艱辛地忙碌。」⁵⁴像石崇這種以「身名俱泰」為前提且「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⁵⁵之人，其政治道路由崎嶇難行改走平坦順暢之途也就不難理解了。

要想身家安泰又能建立聲名，經濟實力只是墊腳石，更要能在政治範疇為人所重，依附權貴成了石崇眼中的坦途。賈謐為賈充之孫，⁵⁶又因賈后專恣以致「權過人主」，「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⁵⁷。許多名士競相親附賈謐，如陸機「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⁵⁸，潘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

⁴⁹ 同註 4，頁 243。

⁵⁰ 同註 47，《晉詩卷四·石崇》，頁 645。

⁵¹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80 年），卷四十八，〈鷦鷯賦〉，頁 301。

⁵² 同前註，卷四十九，〈晉少貞臣〉，頁 307。

⁵³ 同註 35，頁 228。

⁵⁴ 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24。

⁵⁵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6。

⁵⁶ 賈謐實為賈充之外孫，其父為韓壽，其母為賈充女賈午。因韓壽與賈午私通為賈充所知，賈充為免事發，遂以女妻壽。出處同註 3，《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賈充附賈謐傳〉，頁 1172-1173。《世說新語·惑溺》第五則亦有類似記載，同註 3，頁 921。

⁵⁷ 同註 3，《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賈充附賈謐傳〉，頁 1173。

⁵⁸ 同註 3，《晉書》卷五十四，〈列傳第二十四·陸機〉，頁 1481。陸機之依附賈謐亦有北人歧視南人因素之可能，擬另論之。

賈謐」⁵⁹，歐陽建、劉琨兄弟「以文才降節事謐」⁶⁰。潘岳從子潘尼「性靜退不競」，曾著〈安身論〉述此現象：

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歡；爭路，則構刻骨之隙。⁶¹

在這樣的風氣下，如此地位的賈謐自然成了石崇首要拉攏的對象。且石崇曾於鎮下邳時因與當時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事免官，雖其後官復拜衛尉，但不免在心中留下陰影。《晉書》中言其與潘岳「諂事賈謐」，賈謐祖母廣城君郭槐「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⁶²就「望塵而拜」言其「卑佞」實非誹謗，但若能理解賈謐當時的地位權勢，以及石崇為建立名聲以求安適而放棄原本儒家理想的堅持，似乎對〈答襄腆詩〉中「可以全生」的說法能有更深的體會。

賈謐憑其黨羽勢力，組成名為「二十四友」⁶³的集團，我們由成員名單便知這並非單純的文學集團，有些成員不但未見於文學史，甚至也未有文學作品留下。當然我們不能用文學成就的高低與文獻的流傳就斷定成員皆非文人（指文學方面），但以當時的文名來看，「二十四友」並非以文學為號召所組成是可以確定的。⁶⁴事實上，由於西晉王室的衰弱，士人往往必須依附權勢以求自保，正如王瑤所言當時士人「不能單純地只忠于皇室，更得在權臣中找尋他們底依附的目標。……大半都是過著一種寄于外戚權臣的依附生活」⁶⁵。曹道衡等人認為他們「非以文義相聚，蓋同利為朋，趨炎附勢耳」⁶⁶是有其道理的。有學

⁵⁹ 同註3，《晉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二十五·潘岳〉，頁1504。

⁶⁰ 同註3，《晉書》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劉琨〉，頁1679。

⁶¹ 同註3，《晉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二十五·潘岳附潘尼傳〉，頁1508。

⁶² 同註3，《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賈充附賈謐傳〉，頁1006-1007。此事於〈潘岳傳〉則載為：「(岳)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見《晉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二十五·潘岳〉，頁1504。

⁶³ 關於「二十四友」成員，《晉書》載：「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畛、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劉琨，皆傳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見同註3，卷四十，〈列傳第十·賈充附賈謐傳〉，頁1173。

⁶⁴ 張愛波在研究「二十四友」的關係時，特別從成員彼此的贈答詩看出其集團成員之間並非人人都互相交往，其關係十分鬆散，其中可進一步分為幾個有親屬關係、利益關係的小集團，而小集團間關係也非常複雜，彼此充滿矛盾和差異而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見《西晉士風與詩歌》（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頁220-226。

⁶⁵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229-230。

⁶⁶ 同註30，頁163。

者認為不宜將「二十四友」歸類於政治集團或文學集團，而主張以「文人集團」之名概括⁶⁷，事實上是模糊了「二十四友」的成因。就前述所論，可知「二十四友」的凝聚因素主要仍來自各人的政治需求，故仍應以政治集團視之為宜。

雖說《晉書》載「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⁶⁸，但從當時成員的實力與地位來論，石崇必為「二十四友」的中堅份子，有學者甚至推翻《晉書》說法，直指石崇才是領頭人物。⁶⁹無論如何，由與賈謐的親善與「二十四友」的建立，石崇已成功由經濟實力拓展到政治實力，不管行徑被人如何評價，已達到政治上的安全與聲名，政治方面的「身名俱泰」於焉成立。

雖說「二十四友」乃政治集團，但不可否認的其中確有如陸機兄弟、潘岳、左思、摯虞、劉琨等西晉文學重要人士，徐公持從文學史的角度認為：「他們的今存詩幾乎占全部西晉文士詩歌的一半。這個數字實為驚人，表明此一集團中人創作精力的旺盛，他們的文學活動對於構築當時文學的整體繁榮氛圍，起了決定性作用。」⁷⁰石崇本人作品流傳不多，但從《詩品》將其列為中品，評其詩作「有英篇」⁷¹，可知其創作有一定水準。在講求士人風度的西晉時期，石崇的聲名構築自不能少了「文化」這個區塊。對此現象，學者王欣的說法一語中的：「政治經濟資本對家族的發展非常重要，但贏得文化上的聲望對中古士族而言更加重要。士族文人擁有並且願意拿出更多的閑暇和精力從事思想文化和文藝場域的創作。士族的地位使士族知識分子很容易掌握思想文化和文藝創作的主導權，而這種主導權又鞏固了士族的政治與經濟權力。」⁷²石崇以其政經實力，在位於金谷之別館，召集當時文士舉辦了著名的「金谷會」。在其〈金谷詩序〉中略述了該次聚會的概況：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

⁶⁷ 同註 64，頁 238。

⁶⁸ 同註 3，《晉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二十五·潘岳〉，頁 1504。

⁶⁹ 持這種說法的是徐公持，他認為：「『二十四友』以豪富官僚石崇為首。《晉書·潘岳傳》對此說法不同：『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但以當日官位、財富及社會名聲而論，岳非崇之匹；而喜交友、好人物，亦石崇所長。」見其著《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頁 331。

⁷⁰ 同註 69，頁 332。

⁷¹ 呂申德：《鍾嶸詩品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詩品中〉，頁 116。

⁷² 同註 45，頁 46。

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箸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⁷³

此序內容尚可深究，於後文討論。此處先可留意的：金谷會依石崇所言共三十人，三十人究為何人現已無從考證，石崇所言為首之蘇紹，據《世說新語·品藻》第五十七則內容得知為石崇之姊夫，⁷⁴然並未入「二十四友」之列，可見「二十四友」與金谷會兩者成員並不一致。金谷會詩散失甚多，連石崇本人詩作都未見，「二十四友」中以「金谷詩」為名流傳至今的只有潘岳的一首完整作品與兩句殘詩以及杜育的兩句殘詩。⁷⁵今人論「二十四友」參與金谷之會甚深，都只是想當然爾的臆測，並未有具體證據。⁷⁶

即使如此，石崇為此次集會之主殆無疑義，可見他不只滿足於政經地位的建立與名聲，更進一步有成為文化領袖的企圖。而他的確也藉此成功建立了在西晉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東晉時王羲之著名的「蘭亭會」與〈蘭亭集序〉，《晉書》載：「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⁷⁷《世說新語·企羨》第三則有更生動的記載：「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而從該則劉孝標注中，可知「蘭亭會」之活動內容與賦詩方式皆和「金谷會」相類。⁷⁸王羲之對有人將他比於石崇的反應是「聞而甚喜」、「甚有欣色」，其所欣喜的應不致為財富與豪奢，因為東晉士風已不重此。右軍所喜的，應是他終可同石崇在西晉文化界的地位般，成為東晉文化界的領頭羊。所以由王羲之的反應，可證明石崇因「金谷會」成功站上了西晉文化界的龍頭位置。而在遼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收錄有曹嘉、歐陽建、嵇紹、曹攄、棗腆等當時名士對石崇的贈答詩，其中頗多推許之言，見微知著，此又可見石崇之於西晉文壇，即使尚未達共主地位，也已是一方之霸。

在「金谷會」後，石崇的勢力與聲名已橫跨經濟、政治、文化三大領域，他得到了優渥的生活，也得到了溢美的名聲，石崇真正實踐了他所謂的「身名俱泰」。

⁷³ 原文現存於《世說新語·品藻》第五十七則劉孝標注。出處同註1，頁530-531。

⁷⁴ 五十七則內容為：「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出處同註1，頁530。

⁷⁵ 潘岳完整詩作為〈金谷集作詩〉，殘詩為〈金谷會詩〉，見同註47，《晉詩卷四·潘岳》，頁632-633。杜育殘詩為〈金谷詩〉，見《晉詩卷八·杜育》，頁757。

⁷⁶ 如徐公持：「元康六年（296）前後，正是賈后、賈謐勢盛，石崇、潘岳等『二十四友』活動高潮期，所以『二十四友』中的大部分人，應是此次雅集的成員。」見其著《魏晉文學史》，頁330。另有袁濟喜：「『金谷之會』正是二十四友相互交往的明證。」同註69，頁246。

⁷⁷ 同註3，《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王羲之〉，頁2099。

⁷⁸ 同註1，頁631。

四、任性重情與思歸避禍

石崇挾其政經與文化實力實踐他口中的「身名俱泰」，其目的雖達到了，但那始終是停留在現實層面造成的安適，是由外而內而非由內鑠外，這樣的「泰」需由外力支撐，受到環境影響太大，所謂的安適終究欠缺「自然」的成分。所謂「自然之泰」，指的是關於性、情的問題，若未能從內心感到自然之安適，就不能說達到真正的「泰」。

石崇所處的西晉是士人「任性重情」的時期，此風氣可追溯至王弼「聖人有情」的理論。王弼認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⁷⁹駁斥了何晏的「聖人無情」說。王弼更以本末體用之玄學理論解釋了性與情的關係，從而提出「性其情」⁸⁰、「以情從理」⁸¹的說法。在王弼的說法中「性」即本體、即自然，「情」則是本於自然。而「理」，實為「自然之理」，也就是「自然之性」，其後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在性情問題上也承襲了王弼的說法。如嵇康言：「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⁸²向秀亦言：「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⁸³最膾炙人口的，當是《世說新語·傷逝》第四則，王戎「情之所鍾，正在我輩」⁸⁴的說法。這種說法自然影響到以竹林行徑為任誕肆情藉口的西晉名士，而出現整個時代士人的「重情」傾向。⁸⁵

石崇自然不可能置身此思潮之外，尤其在追求「泰」的這塊領域中，尚欠內心「自然之泰」這這塊拼圖。《晉書》謂石崇個性「驕暴」⁸⁶，事實上「驕」則驕矣，「暴」則少見。

⁷⁹ 同註 26，《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二十八，〈王毌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傳〉，頁 795。

⁸⁰ 王弼《論語釋疑·陽貨》言：「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2 年），頁 631-632。

⁸¹ 王弼言：「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出處同註 79，卷二十八，《魏書》二十八，〈王毌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傳〉，頁 795-796。

⁸² 嵇康：〈難自然好學論〉。出處同註 25，《全三國文》卷五十，頁 1337 上。

⁸³ 向秀：〈難嵇叔夜養生論〉。出處同註 25，《全晉文》卷七十二，頁 1876 下。

⁸⁴ 同註 3，頁 638。

⁸⁵ 有關魏晉性情理論的探討，筆者另有〈由「鍾情」到「忘情」—從玄學與士人心態論魏晉時期玄言詩的「緣情」成份〉一文有較為深入的探討，可供參考。見《中國古典詩學新境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2011 年），頁 251-276。

⁸⁶ 同註 3，《晉書》卷八十九，〈列傳第五十九·忠義·嵇紹〉，頁 2298。

細究屬於「暴」之行事，《晉書》凡二處，一為在荊州劫遠使商客事，另一為與王愷爭先，殺告密者事。⁸⁷另有《世說新語·汰侈》第一則斬美人事，劉孝標注引《王丞相德音記》，所錄為王敦與王愷事，⁸⁸且《晉書·石崇傳》未載，疑為劉義慶誤植。事實上石崇豪奢行事確是「任性」表現，但石崇除任性外，更多是「重情」表現，這種發自內心身處的重情表現有時甚至會壓過理性思考，做出危及「身泰」的行徑。如不惜得罪王愷營救劉輿、劉琨兄弟事：

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⁸⁹

雖說石崇常與王愷爭富，但兩人交情不惡，從石崇外放荊州時得鳩鳥雛贈王愷事可知。⁹⁰且王愷為「世族國戚」，從武帝助其與石崇爭富事看來，顯與武帝關係匪淺，鳩鳥之事本應重處，卻「詔特原之。由是眾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⁹¹。以王愷當時的聲勢，石崇願為友冒犯當道，可謂重情實例。更有甚者，賈謐失勢伏誅，趙王司馬倫專權時，石崇因為賈黨免官，正是風雨飄搖之時。趙王倫心腹孫秀貪美色，欲求石崇愛妓綠珠，石崇難捨所愛而斷然拒絕，終致孫秀所讒而招殺身之禍。⁹²石崇鍾愛綠珠並非僅為美色，綠珠實為一才女，除《晉書》謂其「善吹笛」外，亦能作詩，今流傳有〈懊儂歌〉一曲：「絲布澀難縫，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⁹³石崇願為愛妓得

⁸⁷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1006-1007。

⁸⁸ 同註1，頁877。

⁸⁹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1007-1008。此事亦載於《世說新語·仇隙》第二則，出處同註1，頁926。

⁹⁰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1006。

⁹¹ 同註3，《晉書》卷九十三，〈列傳第六十三·外戚·王恂附王愷傳〉，頁2412。

⁹² 《晉書》載：「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1008。此事亦載《世說新語·仇隙》第一則劉孝標注引干寶《晉紀》，出處同註1，頁924。

⁹³ 同註47，《晉詩卷四·綠珠》，頁646。

罪政敵，其結果與前述冒犯王愷事不可同日而語，若只從「身名俱泰」的現實層面考量，顯然難以解釋其行徑，「重情」以求內心自適允為可能的解讀。除綠珠外，石崇另有一愛婢翹風，亦擅文辭，今有〈怨詩〉一首，其詩為：「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煙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⁹⁴內容不脫年華老去顧影自傷之失寵心態。值得注意的是此詩之緣由，王嘉《拾遺記》載：「石季倫有愛婢曰翹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始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翹風最以文辭擅愛。……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者云，胡女不可為群，競相排毀。石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翹風為房老，使主群少，乃懷怨而作詩。」⁹⁵雖說此詩乃翹風怨石崇因其年老冷落於她而作，但從《拾遺記》可看出，石崇退其而使主群少，正是不忘舊情的重情表現。

石崇曾作〈王明君辭〉，將王昭君遠嫁匈奴哀怨之情，細膩表現於詩中：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為悲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沾朱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闕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⁹⁶

石崇現存以女子為對象之詩作有二，一為上節已引之〈楚妃歎〉，主要以歌頌楚妃輔國表己之政治懷抱。此首〈王明君辭〉與之明顯不類，它純粹表達昭君錯嫁的遺憾與哀怨，石崇對於昭君內心的揣摩以及細膩描寫，都顯出其中「情」的成分。

我們還可從他人與石崇的贈答詩作，看出石崇與人相處不僅僅是利益考量，也投入了相當情感，如與嵇紹的交往。嵇紹為嵇康子，政治立場雖與嵇康不同，卻不負其父風骨，在依附權勢的西晉士風中踽踽獨行。《晉書》載：「元康初，為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如此的嵇紹，竟能對石崇「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⁹⁷，且在他的〈贈石季倫詩〉中證明了此言：

⁹⁴ 同註 47，《晉詩卷四·翹風》，頁 646。

⁹⁵ 晉·王嘉：《拾遺記》，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三編》（台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8 年），卷九，〈晉時事〉，頁 740 下-741 上。《拾遺記》中之「翹風」，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作「翹風」，同註 47，頁 646。

⁹⁶ 同註 47，《晉詩卷四·石崇》，頁 642-643。

⁹⁷ 同註 3，《晉書》卷八十九，〈列傳第五十九·忠義·嵇紹〉，頁 2298。

人生稟五常，中和為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為外物惑。
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
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
茹芝味醴泉，何為昏酒色。⁹⁸

在僅存的石崇詩作中，未見與嵇紹的贈答往返作品，但從嵇紹此詩可以想見兩人之交誼。以石崇任性豪奢以及親附賈謐的行徑，會「甚親敬」嵇紹這種作風與時不合的非主流人士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然詩中嵇紹對石崇的嗜欲多所勸諫，沒有相當的情誼是很難如此的，我們看到許多人與石崇的贈答詩多為應酬之作，屬歌功頌德者多，就更能看出嵇紹詩作之於石崇的特別之處。石崇顯然對於他所欣賞之人，不吝投注大量情感。

「傷逝」亦為重情表現之一。羅宗強在論及西晉士人心態時便說道：「在西晉士人的奢靡生活裡，在他們的入世甚深的近於平庸的享樂裡，生命問題始終並未從他們的心中退去。他們的自全心態，他們的不嬰世務，都不同程度地與這一點有關。」⁹⁹「生命」正是傷逝的核心命題。著名之「金谷會」集合西晉重要文士參與，名噪一時，然從僅存詩作中可發現，大部分皆懷著傷逝的心態。石崇未見金谷詩作，但從〈金谷詩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句，的確可揣想當時參與士人的創作心態。其他如潘岳〈金谷集作詩〉：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遊郊畿。
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
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檉。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
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顏，但慙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
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¹⁰⁰

又如杜育〈金谷詩〉現存之殘句：

既而慨而，感此離析。¹⁰¹

⁹⁸ 同註 47，《晉詩卷七·嵇紹》，頁 725。

⁹⁹ 同註 35，頁 261。

¹⁰⁰ 同註 47，《晉詩卷四·潘岳》，頁 632。

¹⁰¹ 同註 47，《晉詩卷八·杜育》，頁 757。

表面上或許如石崇所言，金谷會是為當時的征西大將軍王詡返長安餞行而會，因而「離」是聚會文人詩作中不可避免的主題。但深究其所感，所感嘆之「離」或許是離「美好歲月」、離「青春年華」。¹⁰²

包括石崇在內，這些士人何以有此離析之感？其因有二：最明顯的原因，「金谷會」時間為元康六年，《水經注》則記為元康七年。¹⁰³無論何者為真，都已是石崇晚年賈謐勢力搖搖欲墜之時，對政治風向一向敏銳的石崇以及其政治黨羽，早已嗅到腥風血雨的氣味，自然會對可能即將失去的優渥生活與富貴榮華感到徬徨。另一原因則是存在於西晉世族出身士人的普遍心態，「金谷會」這種山水園林與文學結合的方式雖並非首見，但正與其追求身名俱泰之心有所互補。王瑤在論西晉士人「朝隱」風氣時說：「儘管時代風氣使得一般士大夫們都希企隱逸，但一個『心迹雙寂寞』的真正隱士底枯槁憔悴生活，卻不是生活在富貴汰侈圈子裡的一般名士們和門閥子弟們所能忍受的。所以『朝隱』的理論固然為他們所接受，而朝隱的事實則更為他們所歡迎。」¹⁰⁴事實上，像金谷會這種在朝文士聚於山林間吟詩誦歌，正可說是「朝隱」另一形式的表現。

余英時言：「由於彼等之生活理想一部份建立於經濟基礎之上，故其實際生活中遂時見有奢侈與好財之陋習，而似不免與其內心之玄遠超逸形成尖銳之對照，但若衡之以達生任性之旨，則至少在彼輩心中固可以無衝突也。」¹⁰⁵石崇等人憑藉政經實力舉行的金谷集會，實為一場以任情之名行「朝隱」之實的士人聚會。有學者認為這些士人「看重的不是地理上的荒遠、幽深，而是其中的審美情趣」¹⁰⁶，其實藉遊山林以表玄遠，掩飾自己無法忘懷世俗之心才是真相，所以在詩中大量的傷逝之語，正透露了士人內心的渴望與企求。所以我們也可以這麼說：石崇傷逝之情，是一種對於政經文化實力無從著力的抽象心情，藉文字抒發以求情感之「泰」的管道。

¹⁰² 與此主題相關之金谷會詩作，筆者疑另有兩首，現錄於下：一為曹摅〈贈石崇詩〉：「涓涓谷中泉，鬱鬱巖下林。泄泄群翟飛，咬咬春鳥吟。野次何索寞，薄暮愁人心。三軍望衡蓋，歎息有餘音。臨肴忘肉味，對酒不能斟。人言重別離，斯情效於今。」出處同註 47，《晉詩卷八·曹摅》，頁 756。另一為裴頠〈贈石季倫詩〉：「深蒙君子眷，雅顧出群俗。受寶取諸懷，所贈非珠玉。凡我二三子，執手攜玉腕。嘉言從所好，企予結雲漢。望風整輕翮，因虛舉雙翰。朝游情渠側，日夕登高館。翕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分給懷離析，對樂增累歎。」出處同註 47，《晉詩卷八·裴頠》，頁 772（末四句原見《初學記》，逯欽立認為乃〈贈石季倫詩〉佚文）。二詩雖未以「金谷」為篇名，然就詩中所言情景實與金谷會相類，然並無實證，置此供參考。

¹⁰³ 元康六年為《世說新語》劉注所引，已見註 68。《水經注》則載：「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石季倫〈金谷詩集敘〉曰：余以元康七年從太僕出為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眾果、竹柏、藥草備具。」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1975 年），卷十六，頁 228。

¹⁰⁴ 同註 65，頁 189。

¹⁰⁵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年），頁 261。

¹⁰⁶ 李建中、高華平：《玄學與魏晉社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67。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石崇藉〈思歸引并序〉表達自己思歸避禍的心情。其序言：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江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歎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心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弦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¹⁰⁷

詩序言明此詩作於五十歲以後，所謂的「以事去官」，當為《晉書》所載「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事。¹⁰⁸此時石崇往日從經濟到政治乃至文化領域所成就的「身名俱泰」已然崩解，只能逃遁於金谷別業中尋求情感上的安逸，過著歸隱般的生活。從「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懼生命有盡之意，可見石崇仍眷戀「身名俱泰」的日子。那麼接下來的詩作，便可看出極大反差下深切的喟嘆：

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鶴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望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魚傍徨，鴈驚泝波群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華池，酌玉觴。

錢鍾書曾說：「匪特紀載之出他人手者，不足盡據；即詞章宜若自肺肝中流出，寫心言志，一本諸己，顧亦未必見真相而徵人品。」¹⁰⁹我們看石崇的〈思歸引并序〉便知此言不虛。前半歸隱山林，後半則回到豪奢之景況。詩名「思歸」，狀似自朝堂歸田，事實上石崇所思之「歸」，恐怕是歸往日「身名俱泰」之時。

¹⁰⁷ 《晉詩卷四·石崇》，頁 643-644。關於此序，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將其置於石崇另作〈思歸歎〉前，認為是其序，同註 46，頁 1650。經曹道衡等人考證：「石崇有〈思歸歎〉，又有〈思歸引〉，〈思歸歎〉見《類聚》卷二八，開首即云『登城隅兮臨長江』，是在荊州所作可知。詩為騷體，故《全晉文》、《詩紀》並收。〈思歸引〉見《類聚》卷四二，《樂府詩集》卷五八錄入『琴曲歌辭』，前有序，見《文選》卷四五。《全晉文》誤拼〈思歸引序〉與〈思歸歎〉為一篇，序言在洛陽罷官而歸河陽，詩云臨長江而極望無涯，文與詩如風馬牛之不相及。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不誤。」見同註 30，頁 122。筆者採信其考證，故認為此序乃〈思歸引〉之序。

¹⁰⁸ 同註 87，頁 1008。

¹⁰⁹ 錢鍾書：《談藝錄》（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8 年），頁 161。

從此節論述可知，石崇並未因外在身名之安適而滿足，在客觀條件達到「泰」的情況下，他仍亟欲追求「內心之泰」。盛時表現為任性重情，衰時則是傷逝避禍。然而他是否真做到了「內心之泰」？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石崇的「內心之泰」並不是超越性的，而是必須建立在「外在之泰」上，他的傷逝，他的思歸，都是無法忘懷昔日的豪奢與榮光。而更為諷刺的，石崇對綠珠的重情表現反而給了自己致命的一擊，且臨刑前還無法從物質生活中醒悟，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而當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時，「崇不能答」¹¹⁰，充分說明了財富與地位仍是石崇最為看重而難以割捨的。

我們似乎可以這麼說：石崇所言的「士當身名俱泰」，在他的理想中的確是外在條件與內心情性兼顧之泰。但在現實條件中（尤其是西晉時期的環境下），石崇並未超越自身欲望而達真正之「泰」，這使得他的理想終究只能是妄想。如果將石崇所言「身名俱泰」比擬成天秤，那麼財富名聲與內在性情變分屬天秤兩端，只是這並非一等重之天秤，它在石崇的思考中永遠是向財富名聲的一端傾斜。石崇所言「士當身名俱泰」，當作此等理解。

五、結論

回到「緒論」所言，因為石崇歷來被定型為豪奢之代表人物，故論者多未能以持平眼光待之。對王敦所言「士當身名俱泰」語，也被視為對奢靡生活露骨的告白。在本文探究後，對「士當身名俱泰」一語的深入意涵，做出了如下看法：

首先，「身名俱泰」之「泰」，不應只取寬裕、美好之義，「安適」一義應更為石崇所重視。石崇所言的身名俱泰，除生理、生活方面的優渥餘裕外，更應包含心理成分。且生理和心理的「安適」，才是石崇真切追求的境界。

從石崇的觀點看來，生理的安適首先來自於豐厚的財力，此觀點乃因當時西晉士人風氣所致，而此風氣又與朝政有密切關係。占田法的頒佈助長了世族的興起，士人經濟地位的提升有助於身家性命的鞏固。要彰顯經濟實力，過度豪奢行徑的出現勢難避免，石崇的豪奢行徑便源自於此。而從石崇人格的養成也發現，父親分產未及於他，不安的陰影伴隨他至成人，財富的累積成了他尋求內心安定的最有效方式，之所以肆意豪奢，許是自卑心境下轉變的自傲行徑。從此點來論，求「內心之泰」方為豪奢行徑的最佳註腳。

而僅僅靠經濟實力是無法在險峻的西晉環境終站穩腳步的，石崇將觸角先延伸到了政治範疇。石崇本非玄學中人，其政治思想也以儒家為主，再加上頗有才幹，尋求仕途之順

¹¹⁰ 同註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1008。

遂成了他的目標。他依附賈謐，組「二十四友」一黨，都是為了確立政治地位。政治安定與名聲建立後，在極重視士人風度的西晉時期，文化地位成了石崇在現實中最後努力的標的。「二十四友」中頗多西晉文人之中堅份子，石崇以其政經地位很快成其首腦，晚期的「金谷會」更完全實現了石崇的文化實力。經濟、政治、文化地位的穩固，使得石崇真正實踐了現實生活的「身名俱泰」。

然而現實的「身名俱泰」終究不足，需要內在的安適才臻「泰」的完整性。在講求任性自然的西晉風氣下，石崇除肆意驕奢外，更有需多「重情」的表現，這些均表現在他的行徑與文學作品中。在「情性自然」的說法下，石崇任隨情感自然流露甚至有時到了危及現實之泰的地步，都可視為是為了追求「內心之泰」，不惜與「現實之泰」衝突的心態。晚期的傷逝避禍，雖仍重情，然卻也呈現對過往榮華的眷戀。所以石崇追求的「身名俱泰」，雖有其內在成分，終究因無法超越現實而未臻完善，也導致了自己的敗亡。

職是，石崇的「士當身名俱泰」一語的確讓我們更加深入瞭解了他的心理與處世態度，見微知著，或許可以藉此擴及探究西晉士人，體會與理解他們在那樣的濁世中，如何創造自己的生命意義。

徵引文獻

古籍

-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樹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
- 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
- 晉·王嘉：《拾遺記》，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三編》（台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8年）。
- 晉·陳壽：《三國志》（台北：樂天出版社，1974年）。
-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1975年）。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79年）。
-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樹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
- 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年）。
-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近人論著

- 王欣：《文學盛衰的權力因素：中國中古文學場域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
-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年）。
-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3年）。
- 呂申德：《鍾嶸詩品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 李建中：《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李建中、高華平：《玄學與魏晉社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徐公持：《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高敏主編：《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袁濟喜：《魏晉南北朝思想對話與文藝批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陳長琦：《兩晉南朝政治史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 陳慶元：〈由「鍾情」到「忘情」－從玄學與士人心態論魏晉時期玄言詩的「緣情」成份〉，《中國古典詩學新境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2011年），頁195~222。
-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張愛波：《西晉士風與詩歌》（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 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收錄於《魏晉思想（乙編三種）》（台北：里仁書局，1995年）。
-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聯合出版，1995年）。
- 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
-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2年）。
- 鄭欣：《魏晉南北朝史探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錢鍾書：《談藝錄》（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
- 韓格平：《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宏業書局，1972年）。
-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 蘇紹興：《兩晉南朝的士族》（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
- 阿德勒（Alfred Adler）著，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台北：志文出版社，1992年）。
- 卡倫·荷妮（Karen Horney）著，陳收譯：《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

Bibliography

- Alfred Adler (Author); Huang, Guang-kuo (Translation). *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Taipei: Zhi Wen Press (1992).
- Cao, Dao-heng & Shen, Yu-cheng. *Textual Research on Medieval Literary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
- Chen, Ching-yuan. "From "falling in love" to "forgetting love" – Element of the "feeling of love" in Xuanyanshi in Wei Jin Dynasty, from the aspect of Metaphysics and Wei Jin Scholars." *Symposium on the New Realm of Classic Chinese Poetry*. Taichung: Tung Hai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1) pp.195-222.
- Chen, Shou.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aipei: Le Tian Publishing (1974).
- Chen, Zheng-qi. *Political History of Two Jins and South Dynasties*.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Chien, Chung-shu. *Tan Yi Lu*. Taipei: Bookman Press (1988).
- Editing Committee of the Comprehensive Chinese Word Dictionary. *Comprehensive Chinese Word Dictionary*. Chengdu: Sichuan Reference Press. Wuhan: Hubei Ci Shu Chu Ban Shu (1995).
- Fang, Xuan-ling of the company (Authors). *The Book of J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8).
- Gao, Min (The main edited). *Economic History of Wei Jin NanBeiCha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 Guo, Qing-fan. *Annotations on Zhuangzi*. Taipei: GuangYa Culture (1991).
- Han, Ge-ping. *Annotation on the Poetic Collection of Zhulin Qixian*. Changchun: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1997).
- Kakigawa Kametaro.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Note on ShiJi*. Taipei: Hong Ye Bookstore (1972).
- Karen Horney and translated by Chen, Shou. *The Sicken Personality in our Age*.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2001).
- Li, Dao-yuan. *Shui Jing Zhu*. Taipei: *Four Books Publications*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75).
- Li, Jian-zhong & Gao, Hua-ping. *Metaphysics in Wei Jin Society*.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 Press (2003).
- Li, Jian-zhong. *Literature and Personality during Wei Jin Period*.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 Lou, Yu-lie. *Rectifying Explanations on Wang Bi Collections*. Taipei: Hua Cheng Book Shop (1992).
- Lu, Chin-li. *Poetries of Pre-Qin, Han, Wei, Jin, and NanBeiChao*. Taipei: MuDuo Press (1988).
- Lu, Shen-de. *Interpretation on Zhong Rong's Poetries*.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1986).
- Luo, Tsung-chiang. *Mentality of Metaphysics and Wei Jin Scholars*. Taipei: Wen Shi Zhe Press (1992).

- Mou, Tsung-san. *Elucidation of the Idea of Talent*.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store (1993).
- Ning, Jiu-yu. *Wei Jin Scholar's Personality and Spirit: Research on Shi Shuo Xin Yu Scholar's Spirit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3).
- Ruan, Yuan (Collated). *The Rectifications of Meanings of Zhouyi and the book of Explanatory Notes and Commentaries in the Thirteenth Classics*.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 Su, Shao-hsing. *Nobles of Wei Jin NanBeiChao*.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1993).
- Tang, Yong-tong. *Wei Jin Xuanxue Lungao* recorded in "The Thinking of Wei Jin (Yi-bian Sanzhong)". Taipei: Le Ren Books (1995).
- Tang, Zhang-ru. *Wei Jin Nanbeichao Shi Luncho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2001).
- Wang, Fu-zhi. *Du Tong Jian Lun*. Shulin: Han Jin Culture Enterprise Ltd. (1984).
- Wang, Jia. *Shiyiji* recorded in *Three Observations on Brush Notes Style Novels*. Taipei: Hsin Hsing Bookstore (1978).
- Wang, Ming-cheng. *The Textual Criticism to Seventeen Histories*. Taipei: Guangwen Bookstore Ltd. (1980).
- Wang, Xin. *Power Factors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Literatures: Study on the Domain of Chinese Medieval Literatures*. Suzhou: Suzhou University Press (2013).
- Wang, Yao. *Medieval Literary History*.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1986).
- Xu, Gong-chi. *Wei Jin Literary History*.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9).
- Xu, Shen (Author); Duan, yu-cai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on Shuowen Jiezi*. Shulin: Han Jin Culture Enterprise Ltd. (1980).
- Yan, Ke-jen. *Quan Shanggu Sandai Qin Han Sanguo Liuchaow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1995).
- Yu, Chia-hsi. *Brief Explanatory on Shi Shuo Xin Yu*. Taipei: Hua Cheng Book Shop (1993).
- Yu, Ying-shi.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Stratum*.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1993).
- Yuan, Ji-xi. *The Thinking, Convers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of Wei Jin NanBeiChao*.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Zhang, Ai-po. *West Jin Scholar's Atmosphere and Poetries*. Jinan: QiLu Press (2006).
- Zhang, Pu. *Collection of One Hundred and Three Famous Literatures in Wei, Han, and Six Dynasties*. Taipei: Wei Chin Publishing (1979).
- Zhang, Yi (Author); Wang, Nian-sun (Collation). *Guangya Shuzhe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Zheng, Xin. *Exploration on the History of Wei Jin NanBeiChao*.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Debate on Shi Chong's Theory – “Scholars Should Seek For Body and Fame's Easiness”

Chen, Ching-yuan

(Received January 5, 2015 ; Accepted March 25, 2015)

Abstract

Scholars in West-Jin Dynasty were known to be extravagant. Shi Chong's behaviors in history even made him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time. The sentence “Scholars should seek for body and fame's easiness”, which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Jin”, ascertained his historical image. When the background and cause of the sentence was further investigat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called “both body and fame's easiness” cannot simply be judged as Shi Chong's self-proclamation on his extravagant life; instead further discuss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hi Chong's personal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is essay thought Shi Chong's “easiness” referred to the “comforts” in both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In pursuit of “easiness” Shi Chong chose to consolidate hi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and gradually build up his cultural reputation in condition of family factor and bad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West-Jin Dynasty. Therefore, he deliberately expressed his luxurious acts to manifest his economic status, attached to powerful courtier Gu Mi, and formed “Twenty-Four Friends Community” to ascertain his political status, and hosted the “Jin-Gu-Hui” to build up his cultural status by gathering scholars. Nevertheless, when the “realistic easiness” was accomplished, Shi Chong's “internal easiness” was challenged by hi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lways being capricious and emotional. Such conflicts caused his failure and death. A straw shows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the discussion of Shi Chong can also be inferred to all other scholars in West-Jin Dynasty for a further study to comprehend how West-Jin scholars dealt with the reality while living in such a chaos world and to know the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Shi Chong, Shi-Shuo-Xin-Yu, Extravagance Elimination, Twenty-Four Friends Community, Jin-Gu-Hui Conference

